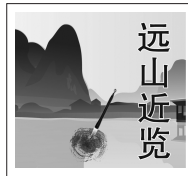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作品·随笔



木心：『住在绍兴的希腊人』

□郑绩

木心严格说来，不算是现代作家，他为人所知的创作，开始得太晚。但他是那个时代生产的人，只是正式出版晚了一点。木心一现身，就惊世骇俗，获得大众文学青年的普遍认同。他在网络时代那么红，身世却仍谜团重重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不仅他的身世有诸多难以解释之处，他的创作亦有凭空而降之感。木心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目前对他进行文学史上的定位，未免为时尚早。只能说让我们再继续认识，然后再来谈论。

木心，1927年2月14日生于浙江乌镇东栅财湾，本名孙璞，字仰中，号牧心。木心自道：“起名木心，是取‘木’字笔画集中，‘心’字笔画发散之意。”然而木心总有言外之意，真正用意未必如此。木心的大舅姆郑儒针是香港银行前行长郑铁如的长子、谢仁冰的外甥，与钱锺书交好。木心小时家境应该相当不错，且家中文化环境颇为西化。他自称小时吃过多种鱼肝油，十几岁就能用钢琴弹肖邦，并认为二三十年代南方富户西化程度很高，应是来自自身经历生发。他长到十几岁都没有上街买东西的经历，家中经常请包括夏承焘在内的名教授来授课，曾在茅盾的书房里大量读书。他与茅盾并无亲戚关系，但故居紧挨孔家花园。15岁到杭州求学，1946年，到上海美专学油画。1947年，参与学生运动被开除、通缉，避走台湾，1949年才回到内地。曾任杭州高级中学、任职工艺美术研究所。他曾是“五类分子”，1971年，木心被囚禁在一个废弃防空洞中长达18个月，三根手指被折断。狱中，木心用写“坦白书”的纸笔写出了洋洋65万言的《The Prison Notes》，用手绘钢琴的黑白琴键无声地“弹奏”莫扎特与巴赫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平反，木心曾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、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、上海市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。《美好生活》期刊主编，以及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。木心也是曾参与主持北京人民大会堂的“十大设计师”之一。

在1977年至1979年间，木心遭遇软禁，这也是他20年间第三次被限制人身自由。自1982年起，木心即长居美国纽约，并盘桓南北欧，游历甚广，从事美术及文学创作。1983年，“林肯中心”举行木心水墨画展；1984年，哈佛大学举行木心彩墨画展，收藏仪式；2002年，耶鲁大学与巫鸿联合策展，举办“木心的艺术”大型博物馆级全美巡回展。

2007年，在学生陈丹青的安排下，木心回到乌镇。2011年12月21日，木心在桐乡去世。

木心1971年前的文学作品虽然有20本之多，但未正式出版，均为手抄稿，且已被烧毁，据他自己说，读者不到10人，现已消散无踪。他现在为人所知的文学创作始于他去纽约之后。1983年，他开始创作，时有作品发表于《中国时报》《世界日报》《华侨日报》《北美日报》《中报》。1984年，台湾《联合文学》创刊，主编痲弦做了一个木心专题，将他命名为“时代的鲁迅”，轰动彼岸，此后台湾共出版木心文集12本。大陆学者陈子善就此对木心发生兴趣，2001年，他推荐木心的《上海赋》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，引起内地文学圈内的强烈兴趣。1986年5月9日，纽约《中报》副刊《东西风》主编发起并主持“木心的散文专题讨论会”，与会者包括：郭松，旅美台湾小说家，联合国高级翻译组资深翻译家；杨泽，旅美诗人，《中国时报·人间》副刊主编；李渝，旅美台湾文史论家，纽约市立大学教授；林冷，旅美诗人；梁恒，旅美大陆学者，北美中文季刊《知识分子》主编；陈丹青，旅美画家。同年6月20日，以上6位人士的发言文本在《中报》副刊连续3天整版刊出。木心公开出版文学作品的时间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，但他的文气自三四十年来绵延而。

木心在纽约时结识陈丹青等一批“在纽约”的中国艺术家，被他们邀请讲文学史，陈丹青回国之后竭力向公众推荐木心，同时随着木心作品内地版的大量出版，木心获得大量年轻粉丝。他去世之前，全国各地赶来的年轻人自发陪护。木心回乌镇，由陈丹青安排，为他争取到相当舒适的物质生活，住宅有两层，里面甚至装有电梯。

木心很红，但是他如天外飞客，来历不明。他两年前才去世，拥有大量读者，尤其是青年读者，但木心一生经历几乎没有交代，让我下笔之时极是为难。

他自己说生于西方情人节，家中非常有钱。但乌镇孙家的资料着实欠缺，不知背景为何。之后的求学经历更是模糊，他自言与夏承焘在师徒之间，然夏承焘生平不要得要领。他说他50年代去林风眠在上海南昌路的家，那时林风眠已离开杭州，木心因机缘拜访，他没有说明。1971年为何被囚，1977年为什么被软禁，亦不知。他说这是他20年内第三次失去自由，那么又一次在何时何处？1982年他通过何种途径去的美国，也没有明确的说法。他不会英文，刚到纽约如何安居，也是一个谜。后来他在纽约华人圈中成了一个名人，修古董、讲课、卖画，一步一步一定有很多故事。他对幼年、少年、中年、老年的个人生活一律讳莫如深，凡有访谈，问到细节，特别是个人经历均巧妙绕过，乃至直言拒谈。他甚至拒绝研究者通过《狱中笔记》的背景来理解这份手稿。他的文章妙语纷呈，可是读不出他自己的身世。陈丹青在各种场合大力推荐他，但从末细说过这位“导师”的一生。

木心一生未婚，出国前身边有一个少年，也是他的邻居“小翁”陪伴，之后跟着他去美国，后来不知所踪。在纽约最后10年，由黄虹虹女士照顾他起居，亦不知关系如何。作为研究者而言，对于木心简直无法知人论世。他曾想写《窑洞回忆录》，可惜未动笔，否则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些。2013年初，《温故》为他出了特别专辑，分上下，然而里面论文之作甚多，知人之言极少。

1982年去纽约之前，他没有留过学，没有读过教会学校，十几岁前连上街购物都未曾经历，甚至不会英语。可是他对世界文学了如指掌，弹得一手好肖邦。他衣着考究，且一身衣裳均由自己设计、缝制而成。尤其木心有一个非常欧美的长相，戴上礼帽，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椅之上，哪有半点像一个年过55岁才出国的人。他的文章洋气十足，一点共和国的风霜都没有沾染。不过，一定要和传统扯上关系，那倒并不是不可以。他能写一半极漂亮的文言，用词造句极讲究，文如其人，一样体面到十分，手边沧桑都不肯露。可是他的文字骨子里没什么中国，古代中国能勉强扯一点，可现代中国也好，当代中国也好，却都无迹可寻。他的文字和他的人更像天外飞仙，他的脉络在哪里？他人生和文字的前半生都到哪里去了？木心是文学史上的异数，没有更多的资料，我们看不懂他文字后面的历史。他是“住在绍兴的希腊人”。

台北洪范书店、刻印出版社有大量木心的著作。2006年，广西师大开始出版他的作品集。散文集《琼美卡随想录》《散文一集》《即兴判断》《素履之往》《马拉格计划》《鱼雨之宴》《同情中断录》；诗集《西班牙三棵树》《巴欧》《我纷纷的情欲》《云雀叫了一整天》《会吾中》《伪所拜门》等；小说《温莎墓园日记》等。但仍仍有大量遗稿，片段和俳句未及出版。《木心文集》《文学回忆录》，是木心在纽约为陈丹青等人的讲课记录，木心十分健谈，且知识渊博，陈丹青等人请他讲课，一方面是为了补贴生活，另一方面也是被他所折服，一讲5小时，殊不容易。另有《木心画集》。

读书与“找情人”

□黄桂元

把读书比作“找情人”，如此超凡脱俗的神来之喻，并不是我的发明。这个说法的专利权属于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。林语堂一生读书破万卷，却从不打算焚香沐浴、正襟危坐，大约很有一些找“情人”的艳遇经历，方把自古人认为很严肃的读书问题郑重若轻地戏称为“找情人”。仔细想来，又绝非无稽之“笑谈”。茫茫书海里，读书人懂得不可乱撞，也不可能见谁爱谁，而总要先有所寻觅和挑选，找到自己中意的对象，才会一拍即合，进而心心相印。林语堂的这种表达显示了他惯常的幽默，其中不乏耐人寻味之处。我想，凡是曾经迷恋过一些作家、一些作品的读者，都会有一番同感。

17世纪英国剧作家范伯鲁通过角色说过一句有趣的话：“读书是以别人的脑筋制造出的东西来自娱。”话里或许有讽喻之味，但我却愿意理解为善意。好在这种“自娱”多出自每个人的本意，也就欣欣然，陶陶然。不过还应警惕的是，读书一旦陷入盲目，事情就变得有些可怕。其实书不一定读得越多才越好，关键是要“情投意合”，取其精华，钟情所爱，才不会视读书为负担，更不会与读书的初衷背道而驰。中国古人一直强调“开卷有益”，这种笼统说法有似是而非之嫌，是可以推敲的。我想，即使那些天才、通才、怪才，什么书都不加选择地拿来就读，带来的肯定不都是好效果。哲学家叔本华认为，不论何时，凡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，切勿贸然来读，可以理解为即使是火火的畅销书，也不一定要适宜于一切人。这句话对于当今时代的热销和炒作，不失为一个警诫，真正的读书人，不会跟风似的爱上某位“大众情人”。同时，即使是一些独特的、超

凡的书，叔本华也主张少读，“读书愈多，或整天沉迷于读书的人，虽然可以修养精神，但他的思维能力必将渐次丧失，此犹如常骑马的人步行能力必定较差，道理相同。”甚至他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比喻，读书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代替自己的头脑。说到底，读书是一种独立、审美的精神活动，没有必要为了任何目的而追赶潮流。

如此看来，人与书打交道，也要遵循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法则，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下(比如应付考试)，读书切不可变成一种折磨自己的强迫行为。古时候为了科举仕途，不知多少人苦读寒窗，悬梁刺骨，两耳不闻天下事，像鲁迅笔下的孔己己，读书读得发呆、发迂、发痴，非但没有尝到读书的乐趣，反而变成无用的书虫子。

很显然，不读书不行，死读书也没有出息。把读书比作“找情人”，关键要掌握两个字：“找”与“情”。既然是“找情人”，当然有所选择，不可太滥；一旦“情”有所属，“情”有独钟，则必然会想方设法与之相会、沟通，达到情投意合，形成互动。当然也有堪称“情种”的作家。伍尔夫很喜欢谈读书，她的阅读需求量很大，可不会局限于某位“情人”，在其长篇小说《奥兰多》的自序中，伍尔夫认为，“任何人的读书和写作，都不免会受

惠于八个前辈作家，而这只是‘一时能想到的头几个’。及至年龄增长，视野拓宽，经历复杂，对于变幻莫测的人生世界有了崭新的认识与切肤的体验，这时候发生一些‘移情别恋’，也属人之常情。其实，我相信不少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有的书，少年时读得津津有味，有的书，青年时读得荡气回肠，中年后再翻开那书，却味同嚼蜡，感觉全无，实在打不起精神读下去，何以至此，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而这时候，不觉之间已经有新的书掌控了你的阅读趣味。如此数番的“喜新厌旧”，人的精神世界便一天丰富起来，经得住岁月的风风雨雨。一般说来，人至黄昏晚景，趣味情感会越发稳固，这时候的“情人”也往往会成为白头偕老的伴侣。不过也有因过于“滥情”，读过太多的书，而丧失了“爱”的能力者，比如文学大师艾略特就曾经如此感慨：“变成职业作家以后要付出的主要代价是读任何东西都不再感到乐趣。”这当然属于另一番滋味的特例。

全球化的信息时代，坐禅式的读书日益成为古老的童话。未来世界我们还能把多少时间、精力、热情献给书本“情人”？这是无法预见的事情。不过我相信，作为人类知识的最重要载体，书籍的功能绝不会丧失。能够从“知识爆炸”之中寻觅知音，真的需要



文化悖论

□陈世旭

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个同学老是因为不爱惜公物受到老师的批评，他痛下决心，牢记教训，把“一定要爱惜公物”几个字用刀子刻在了他面前的课桌上，结果受了比批评厉害得多的处分。老师又好气又好笑，顺便讲了一个故事：古代有个书呆子，写字老是弄得浑身是墨，脏兮兮的，也就老是挨父母的骂。他于是拿墨笔在丝绸长衫胸前从上到下通体写上“小心墨迹”。

这笑话和同学的故事我记了一辈子，后来意识到，老师在无意中其实揭示了一种悖论。类似的悖论后来看到了许多。我所居的城市附近没有叫得响的山名大川，为了“打造旅游名胜”，有一位自认为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、被一帮地方文人簇拥的当地文化耆宿，奋而起，向地方政府提出：山水平常，可以打文化牌，以文化之，以文化取胜。地方政府接受他的高见，听任他把一处稍有些看头的山峦峡谷到处刻满了他撰写并手书的篆、隶、楷、魏碑、行草各种字体的大字小字，从单个的“福”、“禄”、“寿”到“洞天福地”一类陈词滥调，到俗不可耐的五绝七绝、五律七律、一泻数千言的骈文长赋，喧嚣嘈杂，让登山的人除非紧闭双眼，或者仰面朝天，否则随时随处都只能首先撞上那位耆宿的拙劣手笔。地方政府花了不知多少银子，结果把一处原本想“打造”出的风景“打造”成了一本摊开的让人不堪卒读的习字帖。那位耆宿没有因此成为他原以借此可以成为的文豪和书法家，那座原本或差强人意、闲时不妨一游的山景却因他的“文而化之”而满目疮痍，废在了那里。

这样的例子，近年时有所见。某处新近开发的旅游点，山势奇雄，壁立千仞，悬崖万丈，山行之初令人叹为观止，不意深入核心景区，忽然见到根据传说无限放大兴建的“人文景观”，那些漫山遍野胡乱堆砌的不伦不类的现代仿古建筑，体量庞大，做工粗糙，色彩恶俗，钢筋水泥龇牙咧嘴，面目狰狞，大好河山被“文化”得像一张被疯子抓破的脸，令人瞠目结舌，痛心疾首。投资开发的当地企业家却恰恰强调他们的理念就是突出文化品位，凡与文化有关的诸如立意、规划、设计、建筑、绘画、雕塑……种种，都不惜高价特地带了国内顶级的文化名人和“文化保护专家”亲临指导。真是莫大的讽刺。“文化”在这里，不光是有关各方抬高身价和牟利的手段，完全成了犯罪的工具。

所谓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，以人文点染山川，与自然达成最大的默契，当然可以给山川增色。类似成功的典范所在多有，笔者在福建武夷山、深圳东部华侨城、四川九寨沟、山西临汾都看到这样的典范之作。而前述如此粗俗低劣的开发兴建，只能是对自然的毁伤。

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》有一段孔子的话：“……夫孝，德之本也……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借用过来，愚以为，山川草木即如“身体发肤”，天地即如“父母”，山川草木，受之天地，同样应该是“不敢毁伤”。照儒家的逻辑，这样的“毁伤”是根本的缺德——因为孝是德之本，不敢毁伤是孝之始，而以“文化”名义的“毁伤”，那就不止是缺德，而是无耻了。

这让我从此对那些在媒体上侃侃高谈“文化”和“文化保护”的“专家名人”总是充满了莫名的疑虑——他们拿“文化”来赚高额的顾问费、指导费倒在其次，就不知何处原本好端端的青山绿水又要惨遭“文化”的蹂躏了。



木心作品

重读《陌上桑》

□顾农

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。罗敷善蚕桑，采桑城南隅。青丝为笼系，桂枝为笼钩。头上倭堕髻，耳中明月珠。细缡为下裙，紫绮为上襦。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少年见罗敷，脱帽露梢头。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来归相怨怒，但坐观罗敷。

使君从南来，五马立踟蹰。使君遣吏往，问是谁家妹？“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。”“罗敷年几何？”“二十尚不足，十五颇有余。”使君谢罗敷：“宁可共载不？”罗敷前致辞：“使君一何愚！使君自有妇，罗敷自有夫！”

“东方千余骑，夫婿居上头。何用识夫婿？白马从骊驹。青丝系马尾，黄金络马头。腰中鹿卢剑，可直千万金。十五府小吏，二十朝大夫。三十侍中郎，四十专城居。为人洁白皙，鬋鬢颇有须。盈盈公府步，冉冉府中趋。坐中数千人，皆言夫婿殊！”

对于上面这首汉乐府名篇《陌上桑》，流行的讲析大抵认为，此诗讽刺暴露了官僚的无耻，诗中的使君竟公然调戏良家妇女，结果讨了个大大的没趣，富于喜剧色彩，表现了民间文学的战斗力云云。

这样的解说虽然持之有故，但颇不耐深究。事实上，美女秦罗敷用来对付使君的那一番话很有些奇怪，她说自己丈夫的地位很高，派头很足，人又漂亮，以此来警告对方不得无礼。她尤其津津乐道的是本夫升迁之快：“十五府小吏，二十朝大夫。三十侍中郎，四十专城居”，一帆风顺，现在已是级别相当高的大人物了——你算个什么东西！

现在年轻漂亮的女生如果遭到调戏，对方忽然来问自己“宁可共载不(否)”，这种荒唐的问题，她绝对不会抛出自己丈夫的行政级别来抵制和打击对方，她只会自己的力量和根据。

秦罗敷的一番话无非是“官本位”思想。古代的价值取向往往是不认人只认官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；女子的价值则全在其丈夫(或公公)官阶的高低。《孔雀东南飞》里兰芝的哥哥训斥兰芝道：“先嫁得府吏，后嫁得郎君。否泰如天地，足以荣其身”，他显然是一个庸俗小人；谈《陌上桑》的人们不禁要担心，听罗敷的口气，她也只认官，如果她的丈夫只是芝麻小官或平头百姓，她会不会心甘情愿地跟着前来调戏自己的这位“使君”老爷走呢？

曾经有一派意见，认为罗敷讲的那一套并非事实，不过是机智灵活的战术，是用来对付使君的应急手段：你倚仗权势来调戏我，我杜撰一个权势更大的丈夫来制服你，以毒攻毒，出奇制胜。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。但这一派论客往往特别强调罗敷与她所说的丈夫之间年龄上的差距——罗敷“二十尚不足，十五颇有余”，而据说她的丈夫已四十开外了——年纪太不相称，可见是杜撰出来打击“使君”的策略。

这种分析似未足起信，老夫少妻在古代并不罕见，富贵之家尤其如此；即使现在也还有这种情形。如果拿一种根本不可能的情况去打击或忽悠使君，岂非无从出奇致胜吗？罗敷有些“官本位”思想似无可疑，不管她说的情形是否属实。

罗敷为了还击使君的调戏，不从自身出发，专讲丈夫的情况如何，虽然可以理解，但这决不是一种健康的女性心理。中国古代女性大抵缺少独立的人格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她总要依附一个男子；于是她只能利用她所依附的丈夫来抵制男人的勾引调戏——这其真正是古代妇女的悲剧。

《列女传》和《西京杂记》都记载了“秋胡戏妻”的故事，说一个叫秋胡的男子新婚以后外出求官，后来衣锦还乡，途中调戏一个正在采桑的女子，遭到严词拒绝；及至到家一看，那女子正是自己的妻子。秋胡妻一旦弄清楚调戏自己的家伙原来是秋胡，悲愤之至，投水自尽。宋梅尧臣就拿这个故事解释《陌上桑》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罗敷即使君之妻，使君即罗敷之夫”，“其曰‘使君自有妇，罗敷自有夫’，正相戏之词，又曰‘夫婿从东来，骑驴上头’，观其气象，即使君也”(《朱子语类·诗一》)。这一解释很有点意思，但缺少具体论证。照我看，“秋胡戏妻”故事与《陌上桑》之间的联系不在具体情节可能的相似，而在妇女深层心态的血脉相通。秋胡

妻是依附秋胡的，她只能依靠此人，真相大白之后她才发觉这个人根本靠不住，于是心理支柱完全倒塌，只剩下死路一条；幸而罗敷自有其强大的靠山。《陌上桑》在喜剧的气氛背后隐藏着古代妇女丧失自我的深刻悲剧，这首诗客观上的深刻之处恐怕正在这里。

曾经读到过一种对《陌上桑》的新诠释，说是“民歌既有讽刺权贵的一面，也有艳羨权贵的一面”，“与其把罗敷的夸夫解释成聪明机智的呈现，还不如说作者借罗敷之口弘扬了流行的婚姻观，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，像罗敷这样美丽而纯洁的女子理当配给一个英俊的高官，这才是理想的一对呢”(康正果《风骚与艳情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99页)。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分析问题，是一个很好的思路；可以补充指出的是，这种流行婚姻观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“官本位”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鲁迅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：“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……每每拿绅士的思想，做自己的思想”(《而已集·革命时代的文学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422页)。不能笼统地认为民歌的思想一定就是非常进步的，也不能以旧时代的官与民在心理上完全对立，事实上他们往往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“改革国民性”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
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要嫁就嫁官二代、富二代——据说专做此种梦的姑娘也还颇有人在，而美貌就是她们的本钱。这样的姑娘如果碰上一个来问“宁可共载不”的贵人，那就很容易爬上他的车子，而预后很可能不良。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“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少年见罗敷，脱帽露梢头。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”爱美只需欣赏，无需占有，但世界上总会有些“使君”老爷式的人物，美女们，小心啊。